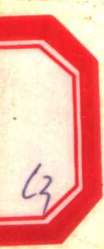


唐代
銓選
與
文學

王勛成 著



唐代铨选与文学

王勋成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铨选与文学/王勋成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4
ISBN 7-101-02674-5

I. 唐… II. 王… III. 官制-影响-文学-中国-唐代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498 号

责任编辑:张 荷

唐代铨选与文学

王勋成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 印张·264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9.80 元

ISBN 7-101-02674-5/K·1069

序

傅璇琮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就说：“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1990年3月）广西师大中文系张明非教授在《百年学科沉思录》一书的论文中，提到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所兴起的“一种切实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即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即以《唐代科举与文学》作为重点例子进行分析（人民出版社，1993.9）。这些年来，已有好几位学者从事于类似选题的开发，已在进行的有《唐代进士与文学》、《宋代科举与文学》，现在兰州大学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已成稿，并将在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对我确带来一种深挚的欣慰之情，使我感到，我近二十年来，在治学道路上，虽间有曲折、坎坷，但总算是得到学界友人的首肯。

但《唐代科举与文学》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写此书是在

1983、1984年间,这时关于唐代科举的文章极少,专著则一本也没有。那时我只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来他写成《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送给我,已是1992年以后的事了。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从文学角度出发,采取所谓描述的方式,希望写得生动一些,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和论述的方式,因此有关科举中的一些具体环节,有些就回避,有些则后来察觉到并不确当。这是一。其二,我的重点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后的生活情景,至于登第以后如何通过吏部铨选进入仕途,则只用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铨试与科举》)加以概述。我曾在这一章的开头交代说:“所谓铨试,一方面是指对未入仕者的甄录,另一方面是对已在官位者政绩的考核,这实际上包括了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一个庞杂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的庞杂和繁琐,以致现存的有关材料,没有一份是叙述得既完整、准确,而又清楚、明洁的。近人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太理想。”这十余年来,可以说还没有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士人如何通过吏部铨试而进入仕途以及在职官吏如何进行铨选的著作,王勋成先生的这部专著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把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唐代官制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

本书分九章,共二十余万字,为使读者较清楚地了解这部著作的内容和特点,我想先简要介绍全书的脉络,这对读者或能起一种类似导读的作用。

唐代士子科举及第后还不能作官,得先由礼部把他介绍给吏部,使他们取得出身,成为吏部的选人,这就是关试。通过试判两节,成为吏部的选人,还要守选,守选一般要几年,它是唐代为解决选人多而员阙少这一社会矛盾所立的制度。及第举子守选期满就可以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但他们并不是吏部铨选的主要对象,

吏部铨选还有庞大的队伍,这就是数以万计的六品以下称为旨授的官员。这些官员,每一任即四考或三考满后,就得停官罢秩而守选,作为吏部的常选人,他们一到守选期满,便赴吏部参加冬集铨选。凡守选满的各色选人,到吏部后经南曹磨勘,废置详断,三铨铨试,就可以注拟授官了。作官后,还需经四考、三考,考满而罢,选满而集,铨试注授,周而复试,直至达到五品,才算脱离了吏部铨选之门,改由中书、门下制授。由此可见,一个念书人,即使进士、明经登第了,还是需要有不少时间上下奔波的,有的到各地漫游,实际是进行入仕的准备,有的则谋求在方镇幕府中供职,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吏部选人若不等守选期满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试或科目考试,中者即可授官。科目选是为弥补裴光庭于唐玄宗开元中期而制订的“循资格”失才之弊而开设的。科目选中最主要的科目是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这两科都设置于开元十八年冬。这两科是属于吏部的,不能与制举的类似名称相混淆。这两科在唐中期以后,对士人的入仕是起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唐代后期制举实际停止,不少士人即走向科目选之途。

这是全书的概括,也是王勋成先生研究这一课题的思路。读者不难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实在的,对了解唐代士人的求仕之途,特别是中唐以后的士人生活,十分有用。因为大多数的唐代士人,包括绝大多数的唐代诗人、古文家、传奇小说家,等等,都有这样的经历,而我们如果不清楚这一入仕之途,就搞不清他们的具体经历及其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连有些诗题也看不明白。

应当说,唐代吏部铨选,材料是很繁杂的,读起来有时候会感到相当枯燥乏味,其研究本身就难度很大。但王勋成先生立志于治学的求实克艰,把这一脉络理清,同时还纠正了过去史上的不少误载,包括著名的唐代科举史代表作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

以及拙著《唐代科举与文学》。又譬如唐代举子经吏部关试后还需有一定时间的守选,这在过去似没有人提出过的。当然,书中论述的官制中的有些具体问题,学术界还可进一步讨论,这是学术研究的经常现象,我相信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方面当有助于对唐代官制作进一步的考察。

本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曾为林庚先生《中国文学史》一书作序,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学科作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使我想起北宋时一部笔记《王氏谈录》的两句话:“盖经书培养人根本,史书开人才思。”联系朱自清先生所说,这“开人才思”一语,颇值得思考。

我总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们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进展,是不少学者注意将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有史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就能使文学作品的涵义理解得更为深切、丰满,否则就很容易泛泛而谈,虽然词句很美丽,构思很机巧,但往往会在基本史实方面出差错,从而降低了整篇文章或整部著作的品位。唐代文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样,近二十年来虽然已成果不少,但可开拓的领域还极多,这就要求我们真正下实实在在的工夫,不求近利,不沽虚名,这样作出来的,必能在时间历程上站得住脚跟,在学术进途上标注出业绩。这也可以说是我读了王勋成先生此书后,于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对我们唐代文学研究的期望。

2000年12月中旬,
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绪 论

一

中国有选举,大约始于汉代,即所谓的“乡举里选”。但在唐之前,举与选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举士与选官是一回事,凡被举荐出来的士子,大都是即刻就选为官的,这无论是汉代的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是如此。唐之后,举与选也渐渐地融为一体了。自宋代举人会试后,再经殿试,就可立即授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只有唐朝,举与选分得很清,举士与选官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各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自己的一套完整程序。举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举制度,它只负责把各科的举子由县试、州府试或学馆试、省试中举拔出来,其任务也就完成了,以后的事就交由选司去做了。举士,原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自开元二十四年后,就改由礼部侍郎负责了。韩愈在《赠张童子序》中谓明经科云:

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定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按,即礼部);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者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岁不及二百人。

这就是举制,即科举制,韩愈序中所说的举试过程,同样也适用于进士科和礼部其他科人,只不过录取名额不及明经科多而已。

所谓选制,即铨选制度。举子及第后,就开始属于吏部铨选的范畴了。首先,礼部以关文形式把及第举子介绍并移交给吏部,吏部则通过两道短小判词的考试,就可接纳他们为选人了,这一移交、接纳的手续就是关试。及第举子只有通过关试,取得出身文凭春关,才能成为吏部的选人,才有资格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就像韩愈在《赠张童子序》中所说的“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及第举子有了出身,成了吏部的选人后,仍不能即刻作官,得先守选数年。如进士及第守选三年,明经(明二经)及第守选七年,明法及第守选五年,童子科及第守选十一年等。守选期间,世称他们为前进士、前明经、前明法等。及第举子的守选自唐初贞观年间就开始了。

在唐代,守选的不仅仅是及第举子,更多的则是数量庞大的六品以下旨授的官员,他们是吏部冬集铨选的主要对象。唐朝对内外百官每年都要实行自下而上的考课,以考察其功过行能。考课的内容与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其考绩考第,与奖惩制度紧密联系着。一年一考,用禄米的增减来奖罚;一任四考(中唐以后改为一任三考)则与官资品阶的升降相关联。六品以下官员四考或三考为满,也就是说一任后算考满。考满就要罢秩,罢秩就意味着停官守选,世称他们为前资官。前资官是吏部最主要、人数也最多的选人。六品以下前资官的守选和前进士、前明经等的守选一样,都是唐政府为缓解官位少而选人多这一社会矛盾所制定的一项政策。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开始创立“循资格”,使守选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从此,各类六品以下的官员就有了一定的守选年限,“卑官多选,高官少选”,按官资大小规定守选

年限,自一年至十二年不等。如畿县县令守选三年,紧、上县县令守选五年等。及第举子和六品以下前资官守选期满,就可到籍贯所在州府或前任州府应选格取选解,拿到选解后,即赴京参加吏部的冬集铨选。铨选时,先经吏部南曹审核磨勘,检验是否符合选格条件,是否证件齐全、文书栗错,是否有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之情况。检验合格后,再经吏部身言书判的铨试,就可以按照“循资格”标准自下升上、不得逾越地量资进阶注拟授官了。这就是铨选,即吏部的常调平选。

若及第举子和六品以下前资官守选未滿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科目选考试,登科后即可授官。制举并非每年都有,是皇帝为网罗“非常之才”而开设的一种举制与选制相结合的考试制度,但自文宗大和二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设置过。科目选每年都有,是吏部为弥补“循资格”有失才之弊所开设的一种旨在使优秀人才早日脱颖而出的考试选拔制度。科目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铨选,其中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最著名。二科皆设立于开元十八年冬,第二年春始开科选官。博学宏词科借鉴于进士科,书判拔萃科源于吏部常调铨试书判本身,二科皆非由制科衍变而来。

六品以下官员累资进阶至五品,就算出了选门,不再参加吏部铨选,而由中书门下根据“具员簿”授官,是谓“制授”。此外,不参加吏部铨选的还有六品以下的常参官、供奉官,如各司员外郎、拾遗、补阙、御史及翰林院、集贤院学士等,他们是“敕授”。

铨选与文学的关系,应首先与科举结合起来,从整个选举制的角度来考察。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并固定化,《登科记考》以为是在“天宝之季”,则为时过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是在武后至中宗时代;博学宏词科以诗赋选官,在盛唐前期,此二科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举子选人来参加。此时,文

学也正以繁荣发展的姿态步入康庄大道,与选举制可以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前进的。

守选、铨选,在唐人诗文中亦有反映,因为步入仕途的文人大多都要经过这一关。及第举子和六品以下前资官,在守选期间或隐居山林,或漫游边塞,或投奔幕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田园诗、边塞诗、从军诗等。有些人还在守选期间与歌妓闺秀相恋,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传奇小说,为唐代文学增添了色彩。尤其唐代送别作品之多,蔚为大观,其内容之丰富,手法之多样,为历代所少见,这都与唐代守选制、铨选制的特殊性有关,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目前学术界对唐人入仕作官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不清的看法。或认为及第之年,就是释褐授官之年;或认为进士及第不能授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关试或所谓的取士科考试才能授官;甚至认为关试就是身言书判之铨试,就是“拔萃”、“宏词”之考试,等等。而且,从没有人提出守选一说。其实,守选在唐代是存在的,只是唐人习以为常而不提罢了。在唐代,进士及第不守选即授官,可以说是没有的。唐末昭宗光化四年的“五老榜”是绝无仅有之殊例,然仅此一例也只能产生在吏治紊乱的唐末。至于大中年间于琮进士及第后即授校书郎、拾遗,是以驸马都尉入仕的,已出选门。五代后周显德年间高冕进士及第后即授右补阙,是因为他人对时以所试《平燕论》“甚愜帝旨”而超拜授官,这相当于制举登科(以上数例见本书第二章)。除此而外,在正常情况下,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而不守选,是没有的。六品以下旨授官员考满罢秩后不守选而直

接授官,除非符合非时选之条例,否则也都得守选。

唐代常调铨选仅限于守选已满的选人,守选未满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科目选考试。中唐以后制举逐渐衰落以至于罢停,选拔人才的重担就全落在了科目选的肩上,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科目选中最主要也最负盛名的两个科目,然学术界因对《通典》所说“格限未至”、《新唐书》所说“选未满”之语不甚明了,于是也就不知道此二科的性质、归属,甚至有人将其纳入科举制度、制举科目的范畴中来论述,就更不对了。

自开元以来,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唐代进入了一个全面高涨、百业俱兴的强盛时期。庶族地主阶级从政的愿望与要求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使本来就严重的选人多而员阙少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了,正像《通典》所说,当时“八、九人争官一员”,数万人同时拥挤于京师参加冬集,等候铨选,给京城的物资供应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在前人诸多“繁设等级,递立选防”措施都同归无效的情况下,裴光庭审时度势,创立了“循资格”。“循资格”虽有失才之嫌,但它的创立,却对选人多而官位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诸多社会矛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守选、铨选制度化、规范化,使选人和吏部都有法可循,而不再是盲目的。由于许多人不懂得它的用途、作用,于是就认为它是保守的、落后的、反动的,甚至在一些论述历代官吏制度的著作中,将它纳入考绩制,说它是一种仅凭作官时间长短来确定升降与否的考课方法,是对封建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制度等等,这就真是隔靴搔痒了。

对以上在学术界存在的混乱不清的关键问题,本书试图通过大量引证材料,来作实事求是的论述,以还其历史面目。同时,这对于历来出版的唐人年谱、评传、诗文集注等,将起到补苴罅漏、抛砖引玉的修订作用。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

步地讨论、研究和补充,故其孤陋寡闻、拾一遗百之处,在所难免,敬乞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三

本书的写作,曾得到社会诸多方面的关怀与支持,借出版之机,谨以致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在阅读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时,突然蒙发了想研究唐代铨选与文学的念头,很显然,是受其启发的结果;书写成后,又承蒙傅先生写了序,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稿写成后,曾得到兰州大学历史系的齐陈骏、陆庆夫和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蹇长春、乔先之、尹占华诸教授的首肯,并为书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已在书中作了修改,有的因时间关系,来不及进行斟酌修补,只好以俟来日了。另外,蒋安民先生为本书题签,张正国先生、周绚隆先生、赵小刚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资助课题,并获得“兰州大学教材建设基金”资助。

著者

2000年6月

目 录

序	傅璇琮(1)
绪 论	(1)
第一章 关试与春关	(1)
一、关试性质及程序	(1)
二、麻衣与乞衣	(9)
三、出身品阶等第	(16)
四、春关	(28)
五、前进士	(34)
六、关宴	(38)
第二章 及第举子守选	(46)
一、守选缘由	(46)
二、守选年限	(51)
三、及第必守选 不守选之罕例	(63)
四、守选期间称呼与入幕府之实质	(73)
第三章 考课	(81)
一、考课程序及考牒	(81)
二、考课内容与标准	(86)
三、奖励制及考满	(90)
四、考第	(96)
第四章 六品以下官员守选	(102)

一、守选的根本原因是选人多而官缺少	(102)
二、长名榜 州县等级 员外官	(106)
三、“循资格”及其利弊	(114)
四、守选年限	(125)
五、不守选 减选 殿选	(130)
第五章 铨选	(138)
一、选限及铨选机构	(138)
二、铨选程序(上)	(146)
三、铨选程序(下)	(163)
第六章 册授及其他	(191)
一、册授 制授 敕授	(191)
二、东选 南选 非时选	(197)
三、流外铨 番官 武选	(203)
四、奏荐制及其流弊	(212)
五、吏部选官善恶评	(219)
第七章 制举	(229)
一、唐代制举的形成与成熟	(229)
二、制诏 制举试	(232)
三、考策官一制举登科等第	(245)
四、举选结合的特殊性质	(254)
第八章 科目选	(268)
一、科目选概述	(268)
二、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设置时间	(272)
三、博学宏词科考试	(285)
四、书判拔萃科及平判等科考试	(295)
五、科目选与制举互补互济	(304)

第九章 选举制及铨选与文学的关系·····	(311)
一、以诗赋举士选官固定化·····	(311)
二、省试诗赋与考试内容·····	(324)
三、守选与文学的关系·····	(327)
四、送别诗文与铨选·····	(334)
五、送选人授官后赴任诗文·····	(346)
附 录	
参考及引用书目·····	(357)

第一章 关试与春关

一、关试性质及程序

唐代举子经礼部贡举试及第后,^①并不意味着已经走上了仕途,还得经过吏部的铨选,才能注拟授官。所以礼部首先要把新及第举子移交给吏部,使他们成为吏部的选人。这移交的手续就是关试。

所谓关试,就是礼部把新及第的举子移交给吏部,再由吏部以考试方法接纳这些举子为选人的一种形式。所谓选人,就是有资格参加吏部铨选而尚未授官任职的人。先是,礼部放榜后,把及第举子的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名讳、及第年月、科名、等第、名次、知贡举人等等有关材料写成关状,移交给吏部。移交时,并用关牒形式通知关白吏部:这些及第举子现交吏部待选。然后,吏部就对这些新及第举子试以两道短小判词便算接纳了。宋《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说:“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自闻喜宴后始试制(按‘制’字误,当作‘判’)两节于吏部,其名始隶曹,谓之关试。”(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卷下)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中说得更清楚,他说:

^① 唐代前期,原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开元二十四年(736),敕以权轻,改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自此,贡举试归礼部。为叙述方便,这里就统作礼部,下同。